

STEFAN ZWING

Schachnovelle

象棋的故事

斯台芬·茨威格

张玉书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象棋的故事

Schachnovelle

[奥] 斯台芬·茨威格

张玉书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象棋的故事/(奥)茨威格(Zweig, S.)著;张玉书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7

(茨威格作品集)

ISBN 978-7-5327-4160-1

I. 象... II. ①茨... ②张... III. 短篇小说-奥地利-现代 IV. I52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38354号

Stefan Zweig
Schachnovelle

本书根据菲舍尔出版社1974年德文版译出

象棋的故事
Schachnovelle

Stefan Zweig
斯台芬·茨威格 著
张玉书 译

出版统筹 赵武平
责任编辑 李月敏
装帧设计 陆智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市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2.25 插页 2 字数 240,000

2007年7月第1版 2007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7-4160-1/I·2324

定价:23.00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 T:021-56135113

Schachnovelle

目录

女人和大地	1
看不见的珍藏	27
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	45
感情的混乱	115
里昂的婚礼	209
无形的压力	221
象棋的故事	265
偿还旧债	329
关于茨威格的中短篇小说	359

女人和大地*

那个炎热的夏天，由于缺雨干旱，全国歉收，多年来留在百姓的记忆里，人们至今心有余悸。早在六七两月，就只有零星小雨洒在干渴的田地里，等到日历翻到八月，便一个雨点也不下了。即使在这高处，在蒂罗尔的高山谷地里，空气也炽热火烫，呈现出火和尘土交织在一起的番红花的颜色。我和许多人原来却幻想在这里找到凉爽。一大清早昏黄呆滞的太阳就直晒着，宛如一个热病患者从空荡荡的天上凝望着业已熄灭的大地，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一片白蒙蒙的室人的水汽从正午黄铜般的大锅里渐渐溢出，笼罩着整个山谷。当然，远方什么地方耸立着一块块巍峨的白云石，上面闪烁着积雪，晶莹、纯净，但只有眼睛凭记忆感觉到那清凉的寒光，带着渴望的心情，望着远方的雪岩，思忖也许此时那儿的山风喧嚣地呼啸着绕着山岩飞旋，使人痛苦；而在这儿，在山谷里，不分黑夜还是白天，总有一股贪婪的热气涌来，用千百张嘴唇把你身上的水分吸干。在这由逐渐枯萎的植物、慢慢干枯的叶丛和不断干涸的小溪汇成的日益沉沦的世界里，一切生气勃勃

的活动也渐渐从内部停歇，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流逝，慢吞吞地，懒洋洋地。我和其他人一样，差不多都是在房间里度过这无限漫长的时日，半裸着身子，倚着遮得严严实实的窗户，无可奈何地等待着天气转变，等待着凉风吹来，迟钝而无奈地梦想着下雨和风暴。不久，这个愿望也枯萎了，变成一种沉思，麻木不仁，毫无意志，就像那渴望甘霖的小草在低头沉思，就像一动不动、萦绕着水汽的树林做着郁闷的昏梦。

一天天过去，天气越来越热，雨水还是一直不肯落下。太阳从早到晚向下直射，它那黄色的折磨人的目光，渐渐带有一个疯子的呆滞顽固的劲头。仿佛整个生命都要停顿，一切都静止不动，动物不再喧闹，从白茫茫的田野里传来的只有颤动的热浪发出的轻微的吟唱般的声音，这沸腾的世界里蒸气弥漫的嗡嗡声，其他别无声响。我本想出门到树林里去，浓阴在林木中颤抖，蓝茵茵的，我想躺在那儿，躲开烈日的这道黄色的凝固不动的目光，但是走这区区几步路我已觉得太多。于是我坐在旅馆门前的一把藤椅里，一连一两个小时缩在遮阴的屋檐投在卵石甬道上的那一片狭窄的阴影里。当那薄薄的四边形的阴影缩短，太阳又爬到我手上，我便挪动一下椅子，然后又躺下，呆呆地凝望着这迟钝的光线，既不感到时间的流逝，也没有愿望和意志。时间融化在这可怕的郁闷之中，时时刻刻都被煮烂，化开，变成炎热的毫无意义的梦幻。我除了感到灼人的空气从外面袭击我的毛孔，热烈跳动的血液在体内急促地用铁锤敲打，其他别无所感。

* 本篇于一九二二年在小说集《马来狂人》（莱比锡海岛出版社）中首次发表。

突然我觉得，似乎有一阵呼吸声掠过大自然，不知从哪里响起一声热烈的充满渴望的叹息。我挺起身子。这难道不是风吗？我已经忘记这是怎么回事，我那干枯欲裂的肺叶没能痛饮这股清凉已经为时太久，我还没有感觉到风已吹到我的身边，我正蜷缩在屋檐阴影的一角；但是对面山坡上的树木想必已预感到有陌生的东西来到，因为一下子，它们就开始轻轻摇摆，仿佛它们低头凑在一起互相耳语。树阴也变得骚动不宁，似乎有个活物激动地在它们身上跳来跳去，突然，远方某处升起一种低沉的颤音。可不是：风儿掠过人间，一片耳语，一阵风声，一声轻响，一股深沉的管风琴般的轰鸣，然后是更为强烈、更加沉重的一击。仿佛为一阵突兀的惊恐所刺激，大街上蓦然扬起灰尘，犹如烟雾缭绕的云彩，全都向着一个方向，不知道栖息在暗处什么地方的鸟儿突然从空中飞过，黑压压的一片，马儿的鼻孔喷着白沫，远处山谷里牲口在嘶叫。不知道什么强有力的东西猛然醒来，想必就在附近，大地已经知道了它，树林和动物也都知道它了，天宇现在也蒙上了一层灰色的纱幕。

我激动得浑身颤抖，我浑身的血被炎热的细密尖针所刺激，我的神经毕剥乱响，紧张起来，我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预感到风带来的快感，暴风雨带来的幸福的欢乐。风来了，向我吹来，越来越大，宣告自己的来临，风儿慢慢地卷起一团团柔软的云朵，在山峦背后呼呼地喘息，仿佛有人在那里滚动着一个巨大的重物。有时候这阵阵喘息会突然停顿，就像疲极休息一样，于是索索直抖的枞树又慢慢地静止，仿佛想要侧耳细听，我的心也跟着颤个不停。无论我的目光投向哪里，到处都像我心里一样充满了期待，

大地扩展了它的裂缝：它们就像一张张干渴而开裂的嘴，我在自己身上也有同样的感觉，一个个毛孔张开，张大，为了寻找清凉，寻找雨水清冷的使人战栗的快乐。我的手指不由自主地绷紧，仿佛想抓住云彩，把它们更快地从天上拉到这干渴欲绝的世界上来。

可是云彩已经来临，被看不见的手推着，缓缓地滚来，使天色渐渐阴暗，这些圆滚滚的鼓鼓囊囊的大口袋。你看，它们因为充满雨意，变得沉重而浓黑，它们轰轰隆隆地前来，如果互相撞击，就像结实笨重的东西，咕咚个不停。有时一道轻轻的闪电掠过它们黝黑的表面，犹如嚓的一声划亮火柴，燃起蓝色的火焰，凶险地，越来越近地逼了过来。由于浓密，云彩变得越来越黑，铅色的苍穹像剧院里沉重的帷幕徐徐垂落。现在整个空间都蒙上了一片黑色，温暖的停滞的空气压缩在一起，期待之中出现最后一次停顿，沉寂无声，令人心惊胆战。世上万物都被这降落到深处的浓黑重物所扼杀，鸟儿不再鸣叫，树木屏住呼吸，连小草也不敢再颤动；天空犹如一口金属的棺材，把这炎热的世界都装在里面，万物都僵在那里，期待着第一道闪电。我屏住呼吸，站在那儿，双手紧紧地攥在一起，我浑身绷紧，怀着奇妙甘美的恐惧，它使我纹丝不动。我听见背后人们跑来跑去，从树林里跑出来，从旅馆的大门里跑出来，从四面八方逃了过来；使女们放下百叶窗，砰砰地关上窗户。所有的人都突然活动起来，激动万分，挪动位置，做些准备，挤来挤去。只有我一动不动地站着，浑身发烧，沉默不语，因为我心里一切都压迫成一声喊叫，我的喉头已感觉到这声叫喊，看到第一道闪电时的快乐的叫喊。

这时我突然听见紧挨着我背后有人发出一声叹息，从受到压抑

的胸口猛然爆发出一句充满渴望的话，带有哀求的意味，和这声叹息融成一片：“但愿马上就下雨啊！”这声音，从备受压抑的感觉里喷出的这一声，是这样的狂野，充满了原始的力，仿佛是这干渴的土地，这备受折磨、被铅块一样的天空压得透不过气的大地自身，用它干裂的嘴唇说出来的话。我转过身子，在我身后站着一个少女。这句话显然是她说的。因为她的嘴唇，那苍白的、秀气的弧形嘴唇，还张开着，似乎在渴望着什么。她的胳膊扶着门，轻轻地颤抖着。她不是在跟我说话，她不是在跟谁说话，她俯身朝向外面的大地，好像俯向一道深渊。她的目光茫然地直瞪着外面的黑暗，瞪着悬挂在枫树丛上的黑暗。她的目光黝黑空漠，这道目光，深不见底，凝望着深邃的苍穹。它的贪欲，只伸向天上，伸向凝聚成堆的云层深处，伸向笼罩大地的风暴。它碰也不碰我，所以我可以不受打扰地观察这个陌生的女郎。看见她的胸口如何渐渐隆起，有什么东西噎着她，向上振动。她的咽喉从敞开的衣领中显露出来，她那娇嫩纤细的骨骼一阵颤抖，最后，嘴唇也颤动不已，干渴地张开了来，又说道：“但愿它真要下雨啊。”对我来说，这又是整个郁闷已极的世界在呻吟。她那宛如塑像的身姿，她那茫然无神的目光里，有一种梦游似的幻梦般的神情。她站在那里，穿着一身洁白明亮的衣衫，衬着铅色的天空，我觉得她就是整个憔悴枯萎的大自然的干渴和期待的化身。

有什么东西啮的一响，坠落在我身边的草丛之中，有什么东西重重地啄了一下窗棂。什么东西在灼热的碎石上发出轻微的摩擦声，蓦然间到处都是这种轻微的啮啮作响的声音。我突然理解到，感觉到，这是雨点沉重地滴落下来了，那最初的即将化为水

汽的雨点，那轰轰作响、使人凉爽的瓢泼大雨的幸福的使者。啊，开始了！已经开始了。一种忘怀，一种幸福的醉意向我袭来。我从未这样清醒。我向前跳去，伸手接住一个雨点。它啪的一声打在我的手指上，沉重而又清冷。我摘下帽子，为了在我的头发上、额上更强烈地感到这种湿润的快乐。我浑身发抖，因为迫不及待地想让雨水在我身体的四周喧腾，在我身上，在我温暖的干燥欲裂的皮肤上，在张开的毛孔里，感觉到雨水一直渗入我那奔腾不已的血液里面。这劈啪溅落的雨点，现在还是稀稀拉拉的，但我已预感到它们在大量地降落，我已听见这些打开的闸门汹涌澎湃喧哗翻腾。我已经感觉到林上的天空坍塌下来，落在这熊熊燃烧的郁闷已极的世界上。

但是奇怪：雨点并没有落得更快，你可以数得清楚，一滴，一滴，一滴地落了下来，只听见轻微的沙沙声，啾啾声，呼呼声，在左边，在右边。但是这些声音没有汇成一阕大雨滂沱的宏伟喧闹的乐曲。雨点迟疑地滴落，节奏不是变得更快，而是变慢，越来越慢，最后突然静止。仿佛钟表上秒针的滴答声倏然停止，时间凝固不动。我的心因为焦躁不安已经烧得火热，突然冷却下来。我等啊等啊，可是什么事情也没发生。天空皱着阴郁的额头，以漆黑呆滞的目光向下窥望。有几分钟之久，周遭一片死寂。然后仿佛有一道轻微的嘲弄的闪光掠过，从西方开始，高空渐渐明亮，云层堆积的高墙渐渐融解，它们发出轻轻的隆隆声，越滚越远。它们那深不可测的黝黑变得越来越浅，越来越淡。在闪亮的地平线上，那窥伺着的大地未能得到满足，显得无奈而失望，仿佛由于愤怒，最后一阵轻微的战栗穿过林中树木。树木低

头、弯腰，然后把已经贪婪地伸出的丛叶之手，又软弱无力地垂落下来，如同死去了一般。云层形成的纱幔变得越来越透明，一道恶狠狠的凶险的亮光笼罩着这无力抵抗的世界。什么也没有发生，暴风雨已经过去。

我浑身哆嗦。我感到愤怒，是一种无可奈何，因为失望和遭到背叛的无能为力的愤慨。我恨不得大声喊叫，或者发疯发狂。我真想砸烂什么东西，真想去干什么邪恶或者危险的事情，体验一种荒唐的复仇的需要。我在自己身上感觉到整个遭到背叛的大自然所经受的痛苦，感觉到各种小草的干渴，街道的炽热，森林的烟雾，石灰石的灼人的火焰和受到欺骗的整个世界的饥渴。我的神经像电线一样燃烧：它们像受到电击而抽动，远远地传到带电的空气之中。它们像许多纤细的火苗，在我绷紧的皮肤底下燃烧。一切都使我疼痛，所有的声响都有尖刺，所有的一切都像被小小的火焰团团围住，目光不论看到什么，都自我燃烧。我内心最深层的本质被激动，平素在我迟钝的头脑里沉睡的许多沉寂、死去的感官，像许多小小的鼻孔张了开来，每个鼻孔都使我感觉到火焰。我已经不再知道，到底哪一个是我的激动，哪一个世界的激动；在我和世界之间的一层薄薄的感觉的薄膜已被撕破，激起的惟一共同点乃是失望。当我发热病似的俯身凝望那渐渐充满万家灯火的山谷时，我感觉到，每一盏灯都直射进我的心田，每一颗星都燃烧着我的血液。这是同样漫无节制的亢奋热狂的激动，在心里，在外面，以一种痛苦的魔力，我觉得四周膨胀起来的一切仿佛都挤进我的体内，在那里生长和燃烧。我觉得，仿佛从我最内在的本质里迸发出来的神秘、活泼的核心正在燃烧，正逐个深入到

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去。我感觉到一切，以感官的魔术般的清醒感觉到每一片树叶的愤怒，感觉到现在耷拉着尾巴，在门边溜来溜去的狗的呆滞目光，我感觉到一切，而这一切都使我痛苦。我的身子几乎真的开始燃烧起来了。现在我用手指去抓门上的木头，手指下面便像火绒似的轻轻地毕剥作响，发出干燥的焦糊味。

招呼大家进晚餐的锣声响起。这铜锣的声响一直传到我的心灵深处。这声音也使我疼痛。我转过身去。先前在这儿惊恐激动地从旁跑过的人们都到哪儿去了？刚才作为干渴思饮的世界站在这儿的她，她在哪里？我在因失望而迷乱的几分钟内把她忘得干干净净。所有的人都消失了，我独自一人站在这沉默无语的大自然里，我再一次用目光扫视了一下高空和远方。天空现在空无一物，但是并不纯净。点点繁星蒙着一层轻纱，一层绿茵茵的紧绷绷的纱幕，升向天空的月亮发出猫眼似的凶光，天上的一切都惨白灰暗，带着阴险的嘲弄神情。下面深处，在这摇摆不定的天体底下，夜色朦胧黑暗，发出幽幽的磷光，宛如一片热带的海洋，带着一个灰心丧气的女人的备受痛苦、充满欲念的呼吸。天上是最后一抹明亮的、嘲弄的光亮，下面是一片郁闷的黑暗，疲倦而又沉重。天和地彼此敌视，它们之间进行着一场阴森可怕的沉默的斗争。我深深地吸了口气，吸进去的只是激动。我伸手去抓小草。草儿干得像木头，在我的手指缝里毕剥作响，闪出幽幽的绿光。

锣声又一次敲响，这死气沉沉的声音使我反感。我不饿，我不想见人，但是外面这孤独的闷热实在太可怕。整个沉重的天空都默默地压在我的胸上，我感到我再也忍受不了它那铅块一样沉重的压力。我走进餐厅，人们已经坐在他们的小桌旁边。他们低声说

话，可是我觉得他们的声音太响，因为触及我受刺激的神经的一切都折磨着我：嘴唇的悄声细语，刀叉的轻声撞击，盘子的锐声刮动，每一个手势，每一次呼吸，每一道目光。一切都抽搐到我的身体里面，使我痛苦。我必须控制住我自己，免得干出荒唐的事情，因为我从我的脉搏感觉到这一点：我所有的感官都在发烧。我不得不去注视这些人中的每一个，看见他们这样平心静气，馋相毕露，泰然自若地坐着，我就对他们每一个人都怀有仇恨。与此同时，我自己却在炽烈燃烧，看到他们饱餐一顿，心安理得地坐在那里，对于整个世界的痛苦无动于衷，对于在干渴欲绝的大地胸怀里涌动的沉寂无声的狂乱毫无感觉，一股莫名的妒忌攫住了我。我用目光向所有的人发起进攻，看是不是有人也有同感，但是所有的人似乎都迟钝不堪，无忧无虑。这里只有人在休息，在呼吸，怡然自得，他们头脑清醒，没有感觉，身体健康，而我是惟一的病人。只有我感染了这世界的热病。侍者给我把饭菜端来，我尝了一口，可是无法下咽。我接触到的一切都反对我。我身上有太多的郁闷，干渴，充满了那受苦、生病、备受折磨的大自然的灼热蒸气。

我旁边有把椅子挪动了一下，我吃了一惊。每一个声响现在碰到我都像是块热铁。我向那儿望去，陌生人——我还不认识的新邻居——坐在那里，一位年长的先生和他的妻子，性情平和的市民阶层的人物，圆圆的眼睛，从容不迫，面颊一动一动正在咀嚼。在他们对面，坐着一个年轻的姑娘，她的背半冲着我，显然是他们的女儿。我只看见她白皙的纤细的脖颈，上面是黑里泛蓝的浓密的头发，宛如一只钢盔。她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从她那僵硬的姿

势，我认出她就是先前站在露台上，宛如一朵白色的干渴的鲜花，如饥似渴地迎着雨水舒展开来的那个姑娘。她那纤小、略显病态的细长手指，不安地摆弄着刀叉，可是并没有发出声响。她身边的宁静使我感到舒适，她也一口没吃她的食物。只有一次，她的手急匆匆地贪婪地伸向玻璃杯。啊，她也感觉到了这个世界的热病。我从她这饥渴的动作幸福地感觉到了这点。一种亲切的关怀使我把目光柔和地投向她的脖颈。我现在感觉到一个人，绝无仅有的一个没有背离大自然的人。这个人也随着这世界的熊熊烈焰一同燃烧。我希望她知道我们之间的这种兄弟般的关系。我真恨不得向她大喊：“你来感觉一下我吧！来感觉一下我吧！我也像你一样清醒，我也在受苦！感觉一下我吧！感觉一下我吧！”我用我的愿望做成的灼热的磁铁拥抱着她，我凝视着她的背脊，从远处轻轻抚摩她的头发，用目光紧盯着她，用嘴唇呼唤她，紧紧地拥抱着她。我盯着她，直盯着她，把我全部寒热抛了出去，以便她能像姐妹似的感觉到它。但是她没有转过身来，直挺挺地坐着，宛如一座雕像，冷漠而陌生。没有人帮助我。连她也没有感觉到我。世界也没有附在她的身上，我在独自燃烧。

啊，这里里外外的郁闷，我再也忍受不住了。这些热菜发出的蒸气，油腻腻的，甜丝丝的，折磨着我，每一个声响一直钻进我的神经。我感到我的血液在翻腾，知道我快要昏倒在紫色的晕眩之中。我身上的一切都渴望着清凉和远处。这样紧挨着人们，这沉闷的感觉，把我压垮了。我旁边有一扇窗，我把它推开，使窗户洞开。妙极了：那里又是神秘莫测，我血液里的这种不安定的闪烁只消融在广袤无垠的夜空之中。月亮在天上发出乳黄色的幽

光，犹如一只发炎的眼睛，周围是蒸气汇成的一道红圈，一片苍白的雾霭鬼气森森地掠过田野。蟋蟀热狂地唧唧直叫，空气似乎到处都被发出尖声锐叫的金属琴弦所绷紧。在这中间有时候还夹杂着一两声青蛙慌乱的轻叫，群狗齐吠，大声号叫；远处不知什么地方野兽在咆哮，我想到，在这样的夜晚，寒热会使母牛的奶水中毒。大自然生了病，便是在那里也是这种寂静的愤怒的狂暴。我凝望窗外，就像窥视一面感情的镜子。我整个的生命伸出窗外，我的郁闷和这大地的郁闷融成一片，结合在沉默湿润的拥抱之中。

我身边又有椅子在挪动，我又吓了一跳。晚餐已经用毕，人们大声喧哗地站起身来：我邻桌的客人站起来，从我身旁走过。先是父亲，从从容容，酒足饭饱，目光亲切，含有笑意，然后是母亲，最后是女儿。现在我才看到她的脸。她的脸色苍白泛黄，宛如外面的月亮，带有同样黯然病态的颜色，她的嘴唇一直半张着，还和先前一样。她悄无声息地走着，可是步履并不轻盈。她身上有一种松弛无力、萎靡不振的神气，很奇怪地使我想起自己的感觉。我感到她走近，心情激动。我心里有什么东西希望和她亲近，最好她能以她的白色衣裙碰我一下，或者在她走过时我能感到她秀发的幽香。这时她看了我一眼，她的目光滞重黝黑，直刺进我的心里，然后就扎在那里，深深地咬住，使我只感觉到它。她那明亮的面庞就此消失，我眼前只感觉到这朦胧深黑的目光，我栽了进去，就像跌进一道深渊。她又向前迈了一步，但是她的目光没有放开我，犹如一支黑色的长矛深深地钻进我的身体。我感到它扎得越来越深，现在它的尖头一直刺到我的心上，在那里停住不动。一秒钟两秒钟，她定睛直望着我。我屏住呼吸，有几秒钟之

久，我感到我毫无力气地被这瞳仁的黑色磁铁吸了过去。然后，她从我身边走过，我立刻感到我的血液像从一个伤口迸涌而出，激动地在我全身流动。

这，——这是怎么回事？我像从死亡中醒来，莫非是我自己的寒热使我这样心神迷乱，以致一个从旁走过的少女匆匆扫我一眼就使我完全忘乎所以？可是我觉得，就在她这样凝神看我的时候，我仿佛感觉到同样寂静的狂暴，感觉到一种憔悴衰萎、干渴欲死的无效的贪婪，此刻正在宇宙万物之中，在红色月亮的目光中，在土地干渴的嘴唇上，在野兽号叫的痛苦中向我显现。这种贪婪也同样在我身上闪烁和颤抖。啊，在这奇幻闷热的夜晚，宇宙万物乱成一团，一切全都消融，化为这种感觉：期待和焦灼！这究竟是我的疯狂，还是世界的疯狂？我很激动，想要知道答案，于是我尾随她走进大厅。她在那儿挨着父母亲坐下，静静地靠在一张沙发上。在她低垂的眼皮底下看不见她那危险的目光。她在看一本书，但是我不相信她看进去了。我确信，倘若她的感觉和我一样，倘若她也在忍受这郁闷欲死的世界所受的无谓的痛苦，那么她在静静观察的时候就不可能休息，这只是躲避别人好奇心的一种伪装，一种障眼法。我在她对面坐下，直瞪着她，我狂热地等待着那使我着魔的目光，不知它是否还会再来，为我解开它的秘密，但是她一动不动，她的手漠然地把书一页一页地翻过去，可是始终低垂着目光。我在对面等着，等着，越等越感到燥热，不知什么谜样的意志力紧张起来，绷得像肌肉一样有劲，为了打破她的这种惺惺作态，完全变成肉体的力量。人们在那儿慢条斯理地谈话、抽烟、玩牌，在所有这些人中间，现在开始了一场无声的搏斗。我感觉到，